

厂里月底进行工资调整。全厂上下骚动一阵子之后，气氛便有些肃静起来。从而酝酿着更多

不安的情绪。是喜？是忧？难以预测，这也使得平日里老实巴脚的人，便吃尽了苦头。几次升级，王师傅都是沙滩上行船——搁了浅。理由是调资名额少。

王师傅在人前虽然没话，回到家还是忍不住对老伴说：“我不为争那几个钱，前些年我的工资还拿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，不是一样养活一家老小吗？如今家里日子好过多了，老王我知足。可平日无所事事的人，调资时，都能升，可我……我是想争这口气呀”。

老伴不忍看他悲痛的神情，便吞吞吐吐说：“要不给你们科长送些东西，升级兴许有把握些”，她知道老头子一向耿直，可又该怎么办？“送礼？我老王成了什么人了？”王师傅心情一阵沉重。可思前想后，掂量过后又只能这样。于是决定买只老

陕西日报社 陕西地质矿产局 《延河在我心中流》征文揭晓

陕西日报社和省地质矿产局联合举办的《延河在我心中流》征文，日前揭晓，李佩芝、白描、秦耕等20位作者获奖。

这次征文历时8个月，发表报告文学、散文、小说、杂文、诗歌、评论等稿件140多篇，题材面宽，内容反映传统，贴近现实生活，其中一些稿件挖掘较深，穿透力强，在写作方法上有所突破，达到一定的美学境界。（冀者）

王宜振《献给少男少女的诗》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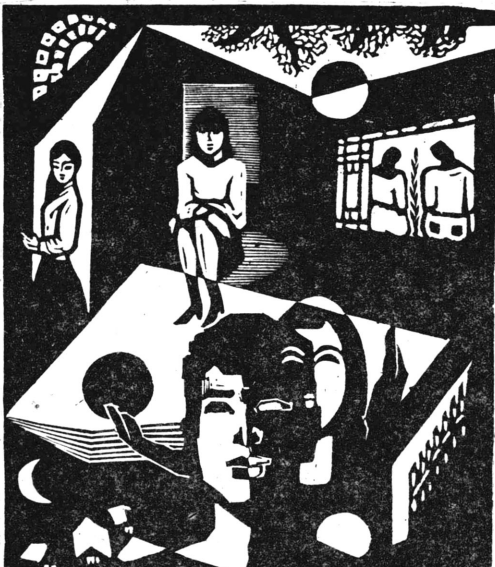
先后获奖二十余次的青年诗人王宜振，最近又出版了他的第四本诗集——《献给少男少女的诗》。

这部风格别致、耐人寻味的诗集，选入作者近几年创作的一百四十五首诗作，从多角度表现了青少年一代对生活的感受思考以及对理想的追求。

作者王宜振长期生活在青少年中间，他的诗具有浓郁的青春气息和魅力，这部诗作深受青少年喜爱，首版征订一万二千余册，便很快销售一空，成为近年来诗歌类的畅销书。（金谷）

生活（木刻）

郭义明



解 脱 （小说）

刘玉珍

鳖给科长，老伴听人说老鳖最能滋补身体。

王师傅走在市场的路上，看见几个人围了一堆，便凑过去看，那卖鳖的中年男子，正在和围上来的人讨价还价。

“三十五块还贵？我这生意可是独此一家呀”卖主得意的笑。

“给我拿只鳖”王师傅把钱递过去，手颤抖了一下，这钱原打算给老伴看病用的。

“哎！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这不是抢别人的买卖吗？”一位中年妇女抱怨着。

“这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”一女青年喊。

“这位师傅直言快语，这只鳖就卖给你”卖主接过王师傅手里的钱，把鳖递过去。

围着的人群又一阵吵嚷。

王师傅提了鳖走出市场。迎面一阵冷风吹来，他猛打一个寒颤，刚才涨热的头，顿时清

醒了许多。脚下的步子却越走越沉重。

他感到前面有许多只眼睛在盯着他，他想起昨天上午办公室里人们的那些个眼神和话语时，心里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早晨他照例第一个走进科室。仍旧继续他每天的统计工作，而陆续到了的同志也仍旧继续着每天的聊天取笑、抽烟看报。人人都已不以为然地习惯了这里的一切。

一往从不引人注目的他，今天却有许多只眼睛把目光射向他身上。

“王师傅恭喜你呀”计划员小李似笑非笑地走过来。把月报表放在他的桌上。王师傅忙站起身双手接，他的记忆中总是他到小李那取。

“老王这次是三个指头捏田螺——稳拿罗”调度员不无嘲弄的口气。

王师傅又偏偏是个不善言谈的人，他记不清自己当时说了什么没有，也记不清自己是怎样离开办公室的，更说不清自己是该欢喜？还是该悲哀？一切都近乎

这天夜里，我忽然地有了一个预感——昙花——我园中的那一株昙花，就要开了。

夜很黑，只有疏星几点，窗外的月光仿佛是一幅幅自空中柔泻下来的透明的纱幔，幽幽地飘浮着，却并不曾朗照。我起身点了一枝很大的蜡烛，想自去那园中酣畅地秉烛夜游一番。

凭着手中一盏在夜风中微微地飘动的烛光，我终于找到了那一株昙花。朦胧的月色下我看到那花影很是清丽，又有几分贞静，再看到那枝上的花苞竟仿佛是在那里沉思默想地期待着什么的，而那扶疏的叶片上也竟反射出薄薄一层凝脂般闪亮的月光，在园中一大片黑黝黝的花丛中愈发显出其奇丽来。

我静静地守候等候着她的花开。我知道那芬

有些忿忿不平。

王师傅想着这些，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一片池塘边。他停下了脚步，望着粼粼的水面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这时，手里提着的老鳖挣扎了一下，他下意识地低下头看了一眼，猛地他心底一颤，一瞬间他看到绳索紧紧捆绑着的已不是只老鳖，那绳索紧紧缠绕着的分明是自己的脖颈。他想喊，嗓子却象被堵上棉絮一样透不过气。绳索勒勒越紧，他在无数只嘲弄的眼睛里拼命挣扎。

突然，他从牙缝中挤出一句：“去你的”几乎是愤愤地，他把手里的老鳖举得高高地、用力扔进了池塘。老鳖被扔进了水里，匆忙地向远处游去。王师傅激怒的心情平静了下来。此刻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解脱。他高昂起头，迈着轻松的脚步，向前面那一双双目光中走去……



芳的花魂终是会降生到这个幽美的月夜里来的。果然，不久，我听到了一阵“咔嚓咔嚓”如骨节摩擦般细碎的声音，在这一片寂静中格外清悦，——再看那枝上的花苞在微微地颤动，似是竟听到了什么呼唤，要醒来了。接着月

昙花魂 （散文）

苏海洋

光下那花苞开始舒展，一片片花瓣层层地绽开了，如婷婷的舞女的裙，又如荷塘里的舞影。

随着那一阵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，我不禁在月色中打了一个颤。

这时，一切都仿佛是静到了极处，而今夜里似是有云的，——那月光却仿佛是更幽了，花影也似更加斑驳。

我便在那一团烛光中窥那花儿的容颜。那一片片殷红的花瓣似是如火的朝霞，辉煌地盛开着，显示出她生命的高贵和青春般热烈的鲜艳。而那阵阵袭人的花香，在这沉寂的角落，又分明是为这长夜渲染

的叫声
却是一把把把人心常古

游兴盎然的诗情
在此阅读
伸手抓起的

碑文
留下一群会飞会舞的

只为中世纪的墓志铭
一口啮哑的钟
敲不破

一个浑圆的梦
啄不破
城市的神经

栖息在北徙
南迁的候鸟
不知春秋冬

汗青

钟楼的燕子

生性特别淡漠的他，虽然是在易于冲动的年龄，却从未在执勤时激动过。

每天，他都在这条马路上执勤。行人、车辆或急或缓不停点几地从他身旁擦过。他由此便也时常提醒自己是

处于马路上车流之中的。因为不提醒，他就会认为自己是置身无人的自然中。

陡然，这一时刻他着实冲动起来，是从未有过的。

她在车流中穿行得很快，车技不是一般姑娘能比拟的。眼前明明是红灯，她还是硬闯。她要

和男朋友去看电影，放映时间马上到了，这是她追求数月的第一次相约，年轻人的冲动和驰骋的想象，使她觉得

天底下除过她俩，什么人呀物呀都不存在了。“嘎吱！”凄厉的急刹车，车停在离她不足半尺远的地方。她惊慌地下了车

子。小司机伸出头来，气呼呼地斥责：“找死？”

她看了司机一眼，自知理亏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径自又骑上车子。“请你下车。”他向她走来，一个敬礼。

她瞥了他一眼：“嗯？我，有事。”车子并没有停。

“请下车。”他又重复了一遍。

她嘴角泛上一丝淡淡的冷笑：“我都懂，你别教育我。”她边骑边递给他一张五元人民币。“不找了。”她又猛骑了几下，车擦身而过，留下一句飘了很远的话：“找事！”

他落在她身后，看——穿着极为时髦，修长的身材柔柔的黑发

着她的肩，分明是一个美的精灵。他苦笑着，脑海里美的精灵在变幻着，扭曲着，愤怒还是遗憾，连自己也说不出来。

她已经不再在他的视线内了，这才意识到手上还捏着那张钞票。“等下次再见她还给他。”他低声自语。

我相信……

高远

我相信责任的神圣，它使人领略到奋斗的幸福，成功的喜悦；我相信理智的力量，它使人懂得了疯狂的可怕，懦弱的愚蠢；我相信真理的光芒，它使人看到丑恶的原形，荒唐的可笑；我相信历史的公正，它使人感受到黄河的不屈，长城的忠诚；我相信人民的伟大，她使人体到民族的灵魂，团结的力量；我更相信祖国的尊严，她使人感觉到国人的猛醒，世界的震惊！爱国主义是我们的旗帜，振兴中华是我们的使命。我相信会有这一天，中华腾飞起，神州旭日升！



节日的礼物（木刻）

王冠群